

中国藏学出版社



圣殿中的 的

莲花

度母信仰解析

德吉卓玛

著

在藏传佛教中，度母与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同为「世间三殊胜之神」。她以一个大慈大悲的女性形象和「度诸苦之母」的身份存在于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基本精神。

13546.6
3



SHENG DIAN ZHONG DE LIAN HUA

圣殿中的莲花

度母信仰解析

德吉卓玛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特邀编辑:德庆央珍

责任编辑:图 亚

封面设计:李建雄

技术设计:姜 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德吉卓玛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0057-826-7

I. 圣... II. 德... III. 藏传佛教-信仰-研究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742 号

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

德吉卓玛 著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05 千 **彩色插图** 4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80057-826-7/B·5

定价 26.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zcb.com.cn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木雕度母像



金刚度母坛城唐卡



绿度母唐卡



白度母唐卡

序

丹珠昂奔

蔡元培曾说：“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学术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关系可谓紧密。学术所涉广泛，但世界各国和民族都无法回避学术中的宗教和宗教问题。宗教是个历史范畴，它伴随人类文明（国家、民族）走来，道路漫长，阅历丰富，承载复杂，积淀深厚，全面深刻地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何种宗教信仰，都将会深刻地反映到他生活工作的诸多方面。因此，要认识一个民族，必须认识它的宗教——因为宗教程度不同地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最高精神、最高哲学和最深刻的文化内涵。换句话说，认识、把握了一个民族的宗教，就会更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其之要，不可不明。

在一般工作中，甚至在学术研究中对此认识尚不足。我们对宗教提出了几“性”，即，长期性、群众性和社会性。1982年，党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

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坚持“长期性”观点，需要历史的深邃眼光，立足于坚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而非权宜之计；需要深刻地认识宗教“自然消亡”的历史进程和规律，从而正确地对待宗教，正确地对待教职人员，正确地对待教民。坚持“群众性”观点，需要避免简单化。信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珍物。确立一种信仰不易，摧毁一种信仰同样不易，摧毁一种信仰再确立一种信仰更不易。历史地看，信仰与世界一切事物一样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有快有慢，可能是一个时代，也可能经历几代人。群众性意味着社会性。群众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基本力量。群众（百姓、公民、国民）既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也是党和政府服务的对象，不论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公民，还是无宗教信仰的公民。核心问题是：信教群众更容易成为各种势力争取、利用的对象。活的现实说明，信仰是一种接受和认同，信仰程度有深有浅，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信仰的有之，而更多的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如此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复杂在何处？复杂在它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息息相连，与人们的心理、文化直接相关，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利益问题搅缠纠结。

江泽民同志在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此即通常所讲的宗教工作的“三句话”，十六大报告中又加一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成为“四句话”。）

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既是宗教部门的工作，也是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使命。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处理得好，会对经济基础产生推动力；处理得不好，就会对经济基础产生阻力。如何“积极引导”，是一重大课

题。“引导”就有“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关系问题。引导者要深知被引导者，被引导者也要深知引导者。作为引导者，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前提下，要加强宗教知识的学习，了解了解、研究研究那些宗教典籍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无害而有益的。了解工作对象，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有针对性地“积极引导”。2001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同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们的引导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引导，不是“唯物”、“唯心”的对立和论辩；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遵纪守法、热爱共同的伟大祖国、维护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引导，不是将其作为异己的排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时候，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也在想尽办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悖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过程，恢恢宏宏，波澜壮阔。关键取决于我们工作的好坏，工作做得好，引导得法，相适应了，我们的事业就走向稳定和谐、发展进步。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建立一支作风正、善团结、有能力、懂宗教的工作队伍，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使承担主要责任的党和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主导地位；同时需要培养一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家。由于宗教赖以生存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

认识论原因还存在，宗教还存在，我们面对并将长期面对极其复杂的宗教现实和问题，不能不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在主动地位、优势地位。

值得高兴的是，党培养的新一代学者在成长，德吉卓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中探索了度母的缘起、类型、仪轨、观修、在藏区的发展过程等，涉猎了大量的藏汉文资料，尤其是对藏区各教派的度母信仰进行了梳理，虽然有不少介绍性的内容，但同样是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其成果值得重视。其中有关度母在藏区不同教派中的传承、独特的度母修持、度母在藏区各层面的信仰等都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他研究者所及寥寥。

度母信仰在藏区既是极为普通的信仰，也是最为普遍的信仰。从青皮后生到皓首老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德吉卓玛以其女性的细腻看到了“世间三殊胜之神”的度母，这个在藏区所有寺院几乎都可以看到的色彩不同、造型优美的女神，伴随着藏人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在青藏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以其“度诸苦之母”的亲切善良的形象，以其特有的神的职能，给了那些贫苦的人们以安慰——宗教的心理的安慰，以护佑——宗教的心理的护佑。或许这种安慰和护佑是虚妄的，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不丰足、科学思想不普及的遥远时代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神是人造的，神性也是人性的折射，“救八难度母”（救狮难度母、救象难度母、救火难度母、救蛇难度母、救盗贼难度母、救牢狱难度母、救水难度母、救非人难度母）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凡人无不有苦处难处，有苦处难处是普遍现象；凡有苦处难处的人都望救，望有救、望得救是普遍心理，度母的神性特质之一便是救苦救难。当人们遇到苦难时，便渴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度母的救助——这种“救助”给救助者产生的心理支持同样是巨大的。好在那个贫困的时代在逐渐离我们而

去。现在虽然青藏高原上仍然可以经常听到度母经咒的念诵声，然而变化在悄然产生——也有不少的人在以欣赏的角度看那些作为唐卡的度母形象，作为雕塑的度母形象，追思那些形象所显示的色彩、诸多象征与祖辈的深刻联系。在历史的时空里，这些来自异国的度母们，不但以神的姿态享受着人间烟火，也在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是以为序。

藏历金狗年初冬于京

前 言

到过藏区或藏传佛教寺院的人都会记得，供奉在众佛菩萨中的一位美丽女神——度母，是一尊备受人们敬重和青睐的女菩萨。她与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被藏民族同奉为“世间三殊胜之神”（འཇིག་རྟེན་ལས་ལྷག་པའི་ལྷ་གསུམ། 'jig rten las lhag pa'i lha gsum），赢得了藏民族的广泛信仰和膜拜。按照藏民族的说法，度母拥有十六岁少女的天姿和绝世容颜，慈母般的心肠和救度世间诸苦的神速与威力，当众生处于苦难、恐怖之中无力解脱时，她便能迅速帮助人们消灾排难，消除一切烦恼痛苦和各种恐惧。就这样，始于印度佛教的度母传入雪域高原时，便以一个仁慈大悲“度诸苦之母”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广大藏族人民的面前。由度母展示的这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度母信仰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

度母最早产生于古代印度，她的母体或原形是一位活生生的印度女性，后来被尊为救度之母，即度母，成为佛教“万神殿”中的一员，被世人加以崇拜。公元7世纪上半叶，尼泊尔赤尊公主随嫁妆将一尊旃檀度母塑像带入吐蕃藏地以后，度母崇拜便开始在藏族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座佛

殿——昌珠度母殿就与度母有缘。吐蕃藏王松赞干布为昌国运，弘扬佛法所建造的一百零八座神殿中，就包括多康隆塘度母等几座度母殿。度母的教法仪轨，早在公元8世纪弘传于吐蕃藏地。藏传佛教“后弘期”（978）肇始后，著名高僧阿底峡尊者（982~1054）对度母的热烈崇拜，感染着藏地的广大信众，以他为始祖的噶当派将度母奉为该宗派的四大神灵之一，促使度母信仰在广大藏区盛行。大量的度母经典在这一时期译成藏文，广泛流布，度母崇拜在藏族社会达到登峰造极。特别是藏地著名大译师，诸如年·达玛札、巴日·仁钦札、麦觉·洛智札巴、奴·强巴贝、丹贝尼协、嘉·森格宗哲、秋曲杰贝、勋奴沃、慈成森格、勋奴西饶、嘉央格贝多杰、西饶坚赞、玛班曲贝等，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将不同师承的有关度母的礼赞、念诵、供养、灌顶、坛城等修持仪轨和密法诀窍译成的藏文，以千流百汇的态势传入藏族地区，大大扩充了度母崇拜的内容，而且其形式更加纷繁多样。其中，龙树菩萨的《度母修持法》，阿底峡尊者的《白度母修持法》、尼玛贝瓦大成就者的《二十一度母修持法》等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已收录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相关经籍近七十部。藏传佛教各宗派高僧大德依据这些教法经典并结合各自的修持体验和需求所著的各种度母修持法和礼赞等，则数不胜数，且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和流派传承，直至今日，相沿不断。这些教法经典不仅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人们认识、体验和把握度母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度母崇拜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有其内在的理由和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大慈大悲的济世方法让人亲近，从度脱八大怖畏或八大难、内外十六难，到成就一切事业、满足一切心愿，人世间大大小小的事情无所不能。可以说，解人之厄，脱人之灾的普遍诉求，令人更容易把目光投向充满诱惑的度母，自然也就信奉

和虔敬度母；度母成了人们寻求救助、护佑的依托及精神上的寄托。在观修者的眼里，作为救度的意象或本尊，度母是个人心灵的反映，在内心体验中化现和显现出来，转化为可见的形象，并从心灵升华自我，以使身、意、语至善至美，利乐众有情。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生命力的思维过程，反映的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心理和伦理寓意。就像种子，深埋在潜意识的沃土中，发芽生长，呈现出潜能，把观修者带入另一个心理领域或超越个人的精神王国。“这种精神投射的创造过程，可以和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媲美。”^①尤其是度母坛城的构筑，囊括了佛教结构的宇宙世界，从莲花界（部）到金刚界，以度母为核心，从大日如来佛等五佛到各方女神，按照空间自然运行的秩序层层向外拓展，不仅形成了象征宇宙之元素的水、火、风、土等和天、地、上、下，东、南、西、北的一个宇宙空间方位图，体现了佛教的一种宇宙观，而且它把度母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坛城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信仰者尊奉不疑。它像美学作品既可以在观修者的内心按其次第有条不紊地构思搭建，体验度母构筑的宇宙世界，也可以用外在的表现形式：平面的、立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曼陀罗（坛城）形式给人们展示度母外部形象化的世界，它不仅象征着宇宙生命因素的结构和符号，而且具有宗教和哲学，包括美学的意义。当然，它不单纯是人们对度母的社会记忆和认知的一种符号形式，或修行者观修思悟和体验佛法真理的一种途径和思维方式，而是度母信仰发展阶段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人类表现宗教意义的一种方式。

人类的精神形态归根到底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对更广大的信徒来说，度母则是内心的一种依托。因为在藏

① [美]拉·阿莫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宗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民族的信仰意识里，多的是对度母的崇心，而不是成佛的奢望。他们崇拜、信仰度母，主要动机是希望能够解脱自己的苦难。在这种信念中，一个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生、老、病、死，都会得到如同母亲一般慈悲的度母的精心护佑，她时时刻刻陪伴着每个信奉她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护驾护从，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度母虽然也是舶来品，却成了藏民族的知心神灵。度母的权能也由此不断延伸，不断扩张，因为每当有新的需求，人们便给度母附加上新的职能或权力，希望她能给予自己更多的帮助。于是，度母的种类、形貌不只是我们平常见到的绿度母、白度母和二十一度母。《佛说圣多罗菩萨经》中说：“是多罗菩萨，本从阿字生，或生诸行相，不生亦不灭，是相如虚空，虚空性生故，随应现本相，相一多无疑，色相现无边，善寂体纯一，常现幻化相，密言真实语。”正因为度母具有这样的特性，便化现无数形相，以绿、白、红、黄、蓝（青色）、黑等的身色，一至十二个面孔，二至三十六只眼睛，二至二十四个臂膀的各种法相，手拈“乌巴拉”青莲花等的不同标识，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随应现相，做不同的利乐事业而融入“宇宙秩序”之中。为众有情拔苦救难的这种特性，不仅铺垫了度母的性质和文化内涵，而且也决定了她的存在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尊度母都从同一原型缘起，形成不同的客体。也就是说，从紫檀林，又称担木林（མེང་ལྷོ་ནགས་ཀྱི་སྒོ་མ། seng ldeng nags kyi sgrol ma）^① 的度母（绿度母）本原衍生着各种度母，因为度母藏有生起宇宙万有的潜在力——种子，所以从一个独立的个体衍生为拥有“一百零八”尊度母的女神群体，还形成了“救八难度母”、“二十一度母”、“度母五神”、“十一金刚度母”、“十七度母”等不同数字组合的一个个集群，以及在不同境遇随应化现的诸如“开口度母”、

① 藏传佛教认为，绿度母居于普陀洛伽山脚下的紫檀林或担木林中。

“变脸度母”、“无饰度母”、“江河度母”等等，这些度母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其发生的原发事件，并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展现出度母与人类社会联结的一种秩序，从而扩大了度母的宗教功能和价值意义。

然而，不论度母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为众生有情拔苦救难，帮助人们处理生活困境，除去一切业障，则是度母最基本的信条和精神思想。无论是古代的印度人，还是雪域高原的藏族人赋予度母这样或那样的职能和权力，只是从度母那里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从宗教学的视角来看，是人的自我心理得到改进的一种依托和手段。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前者偏于感情，后者偏于理智。若借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的话，宗教是软心肠，科学是硬心肠。由于心肠软硬之不同，而所向往发展的对象也相异了。”^① 作为崇拜对象的度母，在藏民族信仰体系中已不再单纯地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女神，她从最初的救苦救难的救度之母，发展成为“万能”之神，满足和慰藉着人们的心愿和虔诚之心，她不仅是藏传佛教各种仪轨的“托盘”，而且占卦、预言等等亦是度母信仰之内容，其影响力渗透到了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可或缺。而且度母崇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形式，也与藏民族的其他精神形态处于联系、渗透、转化的辩证关系之中，反映在藏民族神话传说和诗歌等文学艺术讴歌的内容中。关于藏民族起源的神话《猴子与罗刹女》中，女始祖罗刹女被后人誉为度母的化身，使度母与女始祖罗刹女有了关系。藏传佛教各宗派高僧大德的度母礼赞更是形式多样，难以计数。二世达赖喇嘛的白度母赞，五世达赖喇嘛、萨迦班智达、元帝师八思巴的度母礼赞、多罗那他的度母礼赞，七世班禅为在凯卡功德勒多杰出家的

① 钱穆：《人生十论》，3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